

## 杨浦新消费观察——

## “花式”上新的文创活力

一卷文创胶带里,可能藏着百年前名人的呐喊“金句”;一款看似简单的印花文件夹背后,是文物穿越时空的回响……文创,似乎正在重新定义人们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方式。

在数字化浪潮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下,杨浦正以文化为纽带,将历史沉淀与现代创意融合,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。从国内首家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到大学路的“网红”书店,越来越多的文博场馆、实体书店等文化载体,尝试以“知识场景”与“情绪消费”为支点,撬动城市文化活力,为市民带去一场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沉浸式体验。



## 让文物“活”成文创

坐落于周家嘴路3678号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,自2023年开馆以来,便成为沪上文化新地标。这座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博物馆,不仅以“百年文存”展区复原了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书的震撼场景,更通过文创商店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消费体验。

成排的彩色文件夹,上面印着第一期《布尔塞维克》《前锋》《点石斋画报》等旧刊封面;1987年的上海市公共交通月票,被设计改造成玫粉色的硬壳卡套,穿越时空发挥作用;印着新时代、义勇军等字样的雨伞,倒挂空中颇具艺术效果……

步入博物馆一楼,右边就是一家文创商店。店内围绕着出版相关的时代记忆,将馆藏文物元素融入日常用品。其中,精选近现代主要出版机构标志为创作素材的钥匙扣、复古徽章,以馆藏展品为开发元素设计的书签、帆布包,印上了近现代新闻出版人名

言警句的“名言胶带”,都是畅销商品,传递展品的当代生命力。

“这些文创产品,大多数是我们与上海市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师生们一起构思、创作而来的。”馆员介绍。原来,博物馆与毗邻高校展开深度合作,推出“产学研共创计划”。学生们以馆藏文物为灵感,贴合年轻人的文创商品需求,开发出一系列产品,既保留传统工艺美学,又贴合时尚审美。

杨浦正在掀起“文博热”。博物馆不仅售卖文创,更通过活动强化互动。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,市民们在体验线装书制作、文字拓印等活动中,将知识消费转化为深度参与。这种“可带走的记忆”模式,既激活了文物价值,也为区域文化产业培育了创新人才。

## “文化综合体”大胆跨界

书店的文创生态同样繁荣。在大学路这条充满青春气息的“网红”街区,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以其“隐于市”的格调,成为都

市人的精神“补给站”。

这家1300平方米的书店,正在通过“图书+文创+茶饮+展览”的复合业态,将文化消费转化为情绪疗愈的载体。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,书店内,上海映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手国内首款印刷文化ip“in仔&kk”,推出限时快闪“先‘疯’之家”。一层休息区被改造为一半办公室、一半教室的格局,模拟真实场景,大logo写着“上班/上学哪有不疯的”俏皮标语。教室墙上挂着“流动红旗”,多巴胺色调的“工位”上放着鲜活的“绿植”“薯片”“电脑”,虽“疯”却又活力无限。

顺着阶梯走到地下一层,这里还另有乾坤。左手边是一片融合空间,不仅陈列书籍、提供茶饮,还售卖各式文具。右手边则是一片完整的文创区,一头扎进其中,能看到国内外众多ip的衍生品,有二次元文创,也有盲盒等潮玩,很受年轻人追捧。

最近,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还与中华老字号“华丰”展开合作。华丰创立于1915年,是国内

最早生产活字、中外文铜模而享誉海内外的专业制造商,曾经的字体设计、铜模制造、活字浇铸能力位居全国之首。本次合作,打造了一片华丰主题空间,展陈铸字机、铅活字架、活字印刷等实物展品,还原百年前生产场景。此外,现场还展售兼具使用与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。

一枚小小的书签、一方淡淡的香薰,这些文创不止是实用而已,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,帮助他们释放生活压力。在这里,人们模糊了消费与表达的边界,使实体书店成为都市人情感的“中转站”。

“我们大隐书局实行一店一策,即每家分店都会根据实际客群特点,开展个性化运营。”大隐书局运营部副主任余亚琴表示,“而创智天地店就是根据大学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,结合年轻人需求量身打造的。不论是书籍,还是各类文创,我们希望切中高校学生、园区白领的需求点,不仅卖书,更为他们带去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(上观新闻)

书页间的“鳞”动之美  
揭秘中国古代书籍的精妙装帧

书籍不仅是信息的载体,更是可触摸的艺术。印刷与装帧,作为书籍的“骨架”,凝结着匠人对文化的敬畏。

位于杨浦区水丰路100号的上海印刷博物馆,是一座有关书籍装帧的殿堂,展现了中国古代装帧技艺的巅峰,更彰显着杨浦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龙鳞装,是中国古代图书的珍稀装帧形式,宛如游龙隐于纸页之间。舒展开后,书页错落相积,状似龙鳞,而得名“龙鳞装”,它融合了卷轴与册页的优点,既节省纸张又便于翻阅。

(1867-1903)年间,画面围绕原著故事情节,图中绘有山水人物、花卉树木、楼台亭阁、珍禽走兽、舟车轿舆等,主要人物采用“写真”技法,注重面部肤色肌纹之渲染、形神兼备。

这件作品由龙鳞装非遗传承人张晓栋经过四年探索完成。该书一套八函,重200公斤,合上1.23米,摊开逾百米,以现代艺术理念融汇古代装帧工艺,重新诠释了经典名著。

图书整体采用经折装帧手法,内装裱龙鳞页,即经折装和龙鳞装的合体——经龙装,书籍展开后,每一折页内芯均采用龙鳞装,是中国书籍制度当中非常宝贵的

龙鳞装的一种传承。图书内页龙鳞装印刷方式为双面印刷,每页边缘正反两面图画均不相同,展开后边缘图画可拼接为一幅完整的画面。

经龙装的出现,使书页画面的变化配合图案的游走,突破传统图书的体例,可呈现出舞台剧这种综合艺术的特色。

装帧的演变  
重构着阅读的方式

装帧对书籍而言是重要工序,装帧方式的演进对书籍的保存作用不容小觑。据了解,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大致经历了简策、卷轴和册

叶三个阶段。

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,书籍为手工抄写,被称之为写本;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后,通过雕版印刷的书籍被称之为印本书。印本书出现之初,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是卷轴装。

据了解,唐代近体诗格律发展促使韵书流行,这类工具书需频繁翻检,传统卷轴装不便,催生了龙鳞装这一新型装帧方式。以长条底纸为轴,书页右端错落粘于底纸上,展开时书页如鳞片层叠,因此也被称为“龙鳞装”,卷起时内部书页逐次朝一个方向卷旋起,形状似旋风,也称“旋风装”。这种形式既保留卷轴形态,又通过缩短长

度提升便携性。

“龙鳞装”突破卷轴装舒展冗长的缺陷,通过分页粘贴实现快速定位,兼具保护书页与提高检索效率的双重优势。作为卷轴制向册页制过渡的关键形态,龙鳞装既承袭传统卷轴外形,又孕育了分页装订的雏形,为宋代蝴蝶装等册页形式的成熟奠定技术基础,体现了装帧演进中功能需求驱动创新的规律。

从唐代的韵书到经龙装的《红楼梦》,书籍装帧成为中华文明匠心的一大缩影。在上海印刷博物馆的展柜中,这些装帧艺术成为历史的见证,更为文化延续构建起新的桥梁。

(杨浦文旅)

“经龙装”《红楼梦》的  
传承与创新

在众多馆藏书籍中,“经龙装”《红楼梦》以龙鳞装为核,融合经折之韵,堪称一件巨制。书中绘图均取自辽宁旅顺博物馆馆藏清代孙温绘《红楼梦》插图,该组插图绘成于清同治丁卯至光绪癸卯